责任编辑：王春燕　版面设计：史国华　责任校对：张君梅　　编辑邮箱：714237652@qq.com　联系电话：15044792334　5160311

达拉特快讯

响　沙
XIANG　SHA

2021年8月5日 星期四

父亲的春天

□冯丽云

2020年庚子年春节，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，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一场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工作、生活，而对于我的父亲来说，更是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。

2020年3月7日，正值疫情防控阶段，小区依然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，可恰在这个时候，88岁的父亲因重感冒，出现高烧、昏迷、血压升高、心率加快的症状，本打算送医院治疗，可身体虚弱的父亲禁不住来回折腾，就由医务工作者的丈夫在家里给父亲输液治疗。父亲患病的一周内，难以进食，只是一味地要喝凉水，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。看着脸色腊黄的父亲，我们心中忧虑，有了最坏的打算。兄长们商量选购寿木事宜，我也将前几年订制好的寿衣拿到父母家。尽管父母已是耄耋之龄的老人，可平时身体状况比较好，父亲虽在三年前因患股骨头坏死不能行走，可平时饭量好、睡眠也充足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去想父母百年之后的事。我们一边做着最坏的打算，一边精心护理照顾着父亲。十余天后，父亲的血压、心率渐渐正常，每天也能吃些粥或流食，精神状态明显好转，也能和我们进行简单的交流。可是他记忆模糊，竟然说不上自己的年龄、家庭住址，但是问及他参加工作的时间、入党时间，父亲都能说上来，这让我们感到万分欣喜。

半个月后，父亲在我们的扶助下能半卧坐在床上。那段时间，窗外一树树的山桃花开得正旺，看上去气势恢宏，望着窗外的景致，父亲问我们现在的节气情况，我们告诉他，正是春分时节，父亲脱口而出："春分麦入土"，这是一句春分节气播种小麦的农谚。母亲欣慰地说，"你爸这是三句不离本行"呀。是啊，父亲从事了一辈子的农技推广服务工作，他的人生履历中已深深烙上农村工作的印迹。

父亲1933年9月出生在巴彦淖尔盟一个中农家庭，断断续续地上完了初中，16岁辍学在家放牛。1951年秋季，当时的绥远省农林厅（内蒙古自治区农林厅前身）招考一批农技干部，三姑夫鼓励父亲参加考试，三姑夫是一位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，见识广博，他告诉父亲，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工作有工资、有保障、有前途，不用担心将来的生活。三姑夫的指点为父亲开辟人生新历程起了关键作用，父亲参加了考试，并且考上了这个岗位，迎来自己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春天。

于是父亲开始了在呼市赛罕区为期一年的专业技术学习进修，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，自治区首批农技推广工作者。学习结束后，本来可以留在赛罕区农技推广中心，可是父亲执意要回自己的家乡巴盟杭锦后旗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一场土地改革运动的到来，当时的农村兴起了划定阶级成分的运动。1952年秋，爷爷被划定为地主成分，这也改变了父亲的选择，后来父亲就选择了来伊克昭盟达旗工作。母亲告诉我们，划为地主成分只因早期曾雇佣过两个短工，其实当时家里一贫如洗，没有贵重的家产，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头耕牛和一匹马，30余亩土地，仅此而已，做饭的铁锅都有窟窿，每次做饭都用面粘贴窟窿，为了节省粮食，做饭时山药不削皮，糜米里的砂粒都不往出挑拣。也就是这个荒唐的成份竟影响了两代人，父亲的工作、兄长们的求学、立业。

1953年春，父亲来到了达旗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父亲一直在乡村工作，曾先后在昭君坟、乌兰公社所辖的基层农技站工作。因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、生产技术落后，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属于粗放式经营管理，父亲和同事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试验、示范，推广玉米、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及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。他们围绕新品种种植栽培方式、施肥方法、以及田间管理等新技术展开工作。为了让农民尽快掌握小麦种植的新技术，父亲和同事们与农民同劳动、同吃同住，一开春就与农民一起进地，父亲和同事们为送粪、翻地、耕地、播种等各个环节提供指导。为了让一个新品种种植技术能覆盖一个公社的各个大、小队，父亲经常辗转于各大小队，工作流动性强，所以吃住都是在农民家里，与农民同甘共苦。因为频繁地进地劳动加上长期的风吹日晒，父亲和同事们个个灰头土脸，形象与干部的身份很不相符，当地农民有一句顺口溜"远看像个讨吃子（乞讨者），近看是个农技干部"。但是艰苦的工作环境并没有让父亲动摇，反倒坚定了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心。

因为家庭成份的原因，父亲入党在当时似乎是天方夜谭，为了进步，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父亲从一参加工作就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，忍受了更多的磨难。在工作上选择到最偏远、条件最艰苦的乡村，一走就是三个月，当时的呼斯梁、青达门等梁外山村的山山峁峁也留下了父亲的足迹。父亲一年有6个月的时间在地里工作，从春天的播种、夏天的田间管理指导到秋天的收获测产，他都事必亲躬，有时候都是手把手给农民传授种植新技术。每年到了9月份，父亲和同事们又去外地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冬训脱产学习，一直到腊月结束，家里的担子全部留给了母亲。1955年爷爷去逝，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参加冬训，迫于学习任务紧的原因，父亲也没有回去给爷爷送终，对于父亲来说，这是一个埋藏于心底的痛结。1967年，4岁的大姐因患痢疾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夭折，而这个时期父亲正在忙于指导农民春耕。

长年累月的农技服务工作，砺炼了父亲吃苦耐劳和艰苦朴素的品格。当时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，下乡通常都是步行或坐牛车，如果需要去旗里开会，父亲则背着装有洗脸盆、洗漱用具、被子等的行李包提前一天从昭君坟公社步行出发。每次他的手里都会拿着一根木棍，因为途中要路过西柳沟河槽。到了晚上，在黄木独或大树湾歇一站。每年春分节气前后是小麦播种时节，也是父亲最繁忙的阶段，恰巧大哥和二哥都出生在这个节气前后，母亲告诉我们，大哥和二哥出生时，父亲都顾不上回家，幸好有乡邻们的帮助，让母亲度过了没人陪伴的难关。

付出总有回报，1965年春天，父亲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春天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光荣和使命一直激励着父亲，让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在农技推广战线上。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为达旗三农工作作着自己的贡献，农作物新品种、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，对全旗农业粮食增产、农民创收起着关键作用。如70年代后期，父亲在当时的树林召公社制定并推行"一化（良种化和区域化）、三改（改革播种方法、施肥方法、和耕作制度）、抓两关（播种关、管理关）"的增产措施，并在全公社范围内全面推广普及，这对当时的农业粮食增产起到了显著作用，为此获得达旗党政联合颁发的成果奖励。

父亲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40年，为达旗三农工作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父亲曾获农业部农牧渔业丰收奖功勋奖章、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厅麦蕾套种推广成果奖以及盟、旗的多次嘉奖等。

时光催人老，1992年父亲光荣退休，退休后的父亲仍然坚持学习，关心国家时事，养成了每天看《新闻联播》的习惯，对党的各项政策都耳熟能详。这样的习惯只有在2020年病重期间才中断过。

2021年春分时节，小区里一树树的山桃花又开放了，白色、粉白、玫粉花朵争奇斗艳，扮亮了春天，这距离2020年父亲患病正好一年。这一年来，病愈了的父亲虽然在饮食睡眠上趋于正常，但是已失去独立生活能力，思维也变得迟钝，记忆也明显丧失，问及过去的事，基本上都已忘记，但是只要问到他参加工作时间，他依然记得很清楚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今年春天的一天，父亲突然和我问起党的十九大召开事宜，我告诉父亲，十九大在2018年10月已召开了，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在2020年10月召开了。随后，我把手机视频点开，让父亲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所作的报告，父亲躺在床上认真地观看着。

时光如静水般流过，现在，89岁的父亲日子过得很清静，没有烦扰、没有艰辛，他每天都会坐在轮椅上默默地注视着窗外的一草一木。也许这世间还会有很多人在用一生的时间与草木对视，我相信这是"相看两不厌，只因有热爱"的缘故。

母亲的炊烟

□周胜利

我自幼生长在土默川平原一个巴掌大的小村庄，家乡的土、家乡的水、家乡一草一木，还有家乡的人，家乡的风俗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尤其是看到家乡房顶上飘荡的缕缕炊烟，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炊烟里的母亲。

当我思念起远去的母亲，母亲的身影多半是在炊烟里。小时候，我们从野外玩疯了跑回家，风风火火推开家门，喊娘的时候，母亲的身影也正在炊烟里忙碌。

记忆里的家乡，是母亲的呼唤；记忆里的炊烟，是飘着饭香的那一缕缕悠然；记忆里的炊烟，是永远吹不散的家乡的温暖。

每天清晨，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公鸡报晓声，不仅把整个村庄吵醒，也叫醒了父母亲。父亲推开吱吱作响的木栅栏，扛着农具麻利地走向村道，身后是母亲的一声轻唤："他大，吃了饭再下地干活吧？""我先去麦田看看，是不是早了，回来再吃吧。"父亲边走边说，大步流星地消失在晨雾里。

我们从小到大，都是吃母亲做的饭，做饭成为母亲天生的"嫁妆"。无数个黎明，母亲"闻鸡起舞"起床做饭。那香喷喷的酸稀粥，闻着味儿就会流口水。懂事的妹妹，会蹲在灶台前帮妈妈拉风箱，"呱嗒、呱嗒…"弹奏出乡村第一首晨曲。此时，缕缕炊烟便随着风箱的呼吸般均匀、平稳地缓缓升起，飘散。

中午，下地劳动回家的母亲，顾不上歇息，又一头钻进淡淡的炊烟里，晚上亦如此，待吃罢饭洗净碗筷，已是月上柳梢头，母亲才能坐在炕头喘口气。但手里还是闲不住，不是缝补衣裳，就是一针一线纳鞋底。由于我们太小，根本体会不到母亲一日三餐的辛苦，只是看到母亲的腰渐渐弯了，额头的皱纹多了，可母亲身上那淡淡的炊烟味，闻着却总是那么缠绵温馨。至今想起，内心溢满了感恩和愧疚之情。

我心中总有一个不解的结，一看到炊烟，就会想起母亲。好像看到了炊烟里母亲的倩影，仿佛那袅袅的炊烟就是母亲的标志。

炊烟、温暖、叮嘱，心中总念叨着这几个与母亲相关的词语。特别是每当手中拿到废报纸，就更会想起母亲曾经用它点燃灶膛中的熊熊火苗，将炊烟袅袅升起。母亲在炊烟萦绕中，鼓励我奋发向上的话语，也一直在我耳边回响！

母亲的炊烟，宁静、轻盈、缥缈、漫柔、优雅、古朴敦厚、超凡脱俗。母亲的炊烟是从房顶开出的美丽花朵，是柴草燃尽化出的倩影，是村庄和母亲气息，它们通过烈火的历炼，经过黑色的洗礼，迫不及待地从烟囱中喷涌而出，循环往复，不断推陈出新。

炊烟，是我难以忘怀的情结。它一头连着灶台、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，一头连着母亲不倦的背影。母亲在几十年的炊烟中，天天磨着光阴，耐着性子，把袅袅炊烟凝结成一个个美丽的梦，炊烟成了母亲的诗和远方。

我无数次回望那幅画面，屋顶上冒出的炊烟，是母亲用宽厚、高尚、容忍，奏出与炊烟、锅台、烟火相关的交响乐！

炊烟，是乡村的图腾，是游子永恒的记忆，是母亲伫立在村头呼儿唤女的回音，是一首田园诗的韵脚。而我想说，炊烟是父亲晚归赶牛吆喝的声音，是母亲井边挑水的背影，是奶奶阳光下沧桑温暖的微笑，是黄昏时那一条吐出嫩绿草尖的乡间小路。

我无数次回望当年的那幅画面，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承载了太多。童年，母亲的哺育；少年，母亲的呵护；中年，母亲的牵挂；晚年，母亲却在炊烟中隐没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常站在低矮的屋檐下、大树边、草坪中、村道上，有时甚至挨家挨户，到我们儿时常玩的地方，喊着我的乳名："利儿，利儿，快回家吃饭！"疯玩的我们听到母亲的呼唤，满头大汗，裹着满身的尘土往家赶。母亲从热气腾腾的大锅里，端出金黄的玉米面窝头、小米粥、还有自家腌制的黄萝卜酸菜。看到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母亲坐在一旁满意地笑了。年少无知的我，根本没问为什么母亲不和我们一起吃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明白，那是母亲想用粗茶淡饭喂饱我们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盼望着我们快快长大。

走不到的地方是远方，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。有时，心闲下来，回忆着小时候。时常爬在自家的院墙上，看炊烟四起的黄昏，牛儿在渠畔悠闲的吃草，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连着良田和老房子。我静静地目视着太阳落山时的飞红，贪婪地闻着母亲的炊烟，心驰神往着我的未来。也曾企盼着母亲的炊烟，一定会带着我的梦，完成我的心愿。

哦，母亲的炊烟，它只属于宁静的村庄，只属于浑厚的红土地。袅袅炊烟，因家而生，因爱而暖；炊烟，是乡村的灵魂，是母亲和乡村的象征。

袅袅升腾的炊烟，有我对母亲的思念。我虔诚地遥望着天穹，亲昵地喊一声："妈，你可安好？"

奶奶的小脚

□袁俊玲

现在的孩子都没有见过小脚老太太。

我小时候，最好奇的就是奶奶的小脚和裹脚布，大概因为奶奶的小脚不同于我们的脚的缘故吧？可是奶奶一直不让看，总是说：臭烘烘的不能看。可她越是不让看我越想看，奶奶洗脚的时候总是把门顶上，我就在门缝里眯，怎么也眯不上，很遗憾。至于奶奶的裹脚布倒是能看上（这也是家里其他人都没有的待遇），奶奶平时总是备着三双裹脚布，俩双旧的，一双新的，两双旧的轮流替换着用，要是有个出门宴会啥的，奶奶就会裹上那双崭新的裹脚布，先把脚裹起来，到了上边再把裤脚打个折连裤子也裹起来，再配上新崭崭的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才会出门去。

长大后才知道奶奶的小脚是旧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戕害造成的。奶奶就是挺着这样一双小脚，走过了多少坎坎坷坷，踏碎了多少艰难困苦。奶奶十四岁时因为家贫，为了两斗米、一个粗布，就嫁给了我的爷爷。那时爷爷比奶奶大十八岁，十四岁的孩子就嫁做人妇，要操持一大家子的生计，每天早晚都要给婆婆公公请安，把婆婆公公的尿盆子倒了，再做好饭给公公婆婆端回屋里，公婆吃过了就是爷爷和大爷爷吃，他们要出去做工，等大家都吃过了，才轮到奶奶吃，等到奶奶吃时就是一些残汤剩饭了，有多吃多，有少吃少。可能是就这样养成的习惯吧，后来奶奶的饭也一直是把锅里的锅巴铲起来，舀点米汤，再放点菜熬熬，我们大家都不让奶奶吃锅巴，奶奶却说她吃习惯了，只有这样吃着才舒服。也许是粗茶淡饭滋养人吧，奶奶的身体一直很好，从来不生病，一辈子没有让人伺候过。反倒是奶奶老年时走到谁家都会缝缝补补，把一家大小的衣服收拾得妥妥帖帖才离开，所以奶奶走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。

奶奶十八岁时生下了我的大姑，从此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，不过倒是比原来多了一些自由，可以上街逛逛，有个生时满月的也可以去走串走串。记得奶奶给我讲过，在她嫁过来的第二年，恰逢正月十五街上闹红火了，奶奶听得心痒痒就踮着小脚爬在房梯上看了一会儿。结果被邻居老太太看到了，就告给了太奶奶，太奶奶回来就甩脸子："新媳妇不像个新媳妇，爬高上低的被人家邻居怎么笑话呢？"自从有了孩子，少了很多规矩，奶奶过得忙碌而快乐。

一九四七年，奶奶的老家山西省河曲县（俗称口里）快要解放了，可是国民党宣传的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啦，什么红胡子蓝眼睛啦，老百姓不知情，有条件的人家就投亲靠友的往出逃。那时候太爷爷太奶奶都已去世，奶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就这样，奶奶靠一双小脚拖儿带女地踏上了逃难的漫漫长路（俗称走西口）。辗转了几个地方，先后去过新民堡、萨尔沁、包头的东河区、德胜太，最后落脚在我们现在的居住地——白泥井柴登村。

一九四八年，当奶奶走西口来到白泥井柴登村时，赶上了内蒙古和平解放，所有人都欢天喜地，分了土地，分了牛羊，妇女得到了解放，和男人一样有了话语权，奶奶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平等对待、被人尊重的那份喜悦，所以农业社（后来称生产队）劳动，奶奶总是积极主动，踩着一双小脚干啥都要争个先，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

在家里，奶奶更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，她把家里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我记得奶奶的屋子是那种泥土炕，奶奶每天都要把炕和腰墙子用黑豆水或米汤浆洗一遍，慢慢的炕和腰墙子都泛着暗红色的光，非常漂亮。

小脚的奶奶过日子更是没得说，农业社时期，大家都分一样的口粮，可是奶奶总是能变着花样的给我们一家人调剂伙食，既能吃饱吃好，又粗细搭配、菜蔬替代，把每一颗粮食都能利用到极致。村里有的人家每到夏天就青黄不接没吃的了，可我们家从来没有过接不开锅的时候。奶奶还常常一升两升（升，一种量器）地接济周围的邻居。

奶奶好茶饭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，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三爹参加了队里的春耕组，耕地要在天不亮的时候就下地干活，早饭是生产队派人每家每户收起来集中给他们送到地头，大家一起吃，所有人都抢着吃三爹的饭，害得三爹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吃到奶奶做的早饭。三爹回来说给我们，奶奶翘着小脚踏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逢年过节，我家的年货都是办得最花哨的，油茶、杏茶、炒米、茶食，还有奶奶自己酿的米酒，就是普通的一个调凉菜，奶奶也会变戏法似的在菜盘上点缀几根染的红红绿绿的细粉条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仅这一点，就够前来拜年的客人羡慕好长时间了。大年初一，我们一伙小屁孩就会三五成群地转村子拜年挣点糖块。小伙伴们来到我家，七嘴八舌地念开了："二大娘二大娘好过年，尝尝你家的油蛋蛋甜不甜，不甜不甜，还得给俩个二红连（一种炮的名称）。"这时奶奶就会欢快地迈着小脚忙前忙后，给孩子们尝她的年货，临了还要给每个孩子分几块糖，有时还会加几个小鞭炮，最后满意地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地离开。一过正月十五，就要开始备耕了，首先是掏粪，我们村有一个羊圈，只要听到队长在喇叭里喊：社员同志们、社员同志们，今天在贺家壕掏羊粪了。奶奶就开始忙活开了，早早地备下油蛋蛋、油圈圈、炒米，再熬上一大锅艳艳的砖茶。因为每年的这天中场休息时，乡亲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到我家休息，吃奶奶做的油圈圈、油蛋蛋。队长一喊："休息了。"大家伙就三五成群的往我家赶，乡亲们炕上的、地下的，喝着茶，吃着油圈圈、油蛋蛋，说着笑话，开着玩笑，你给他疏里偷偷地夹两个油圈圈，他给你碗里悄悄地加点盐，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，奶奶则忙着招呼完这个招呼那个，忙个不停息。大家伙吃好喝好了一哄而散去工作了，奶奶慢慢地收拾摊账，一边收拾，一边会哼着山曲："大红公鸡窗台上卧，高亲贵戚炕头上坐……大红公鸡毛腿腿，骑上车车眠妹妹。"奶奶欢快地迈着小脚，脸上是满满的幸福笑容。

1998年12月24日，83岁的奶奶无疾而终，给奶奶穿衣服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了奶奶的小脚，奶奶的小脚长不满四寸，从脚心上方开始，半个脚都像掰折了似的窝在脚心部位。抚摸着奶奶的小脚，我瞬间泪奔了，奶奶每走一步该有多么痛苦啊！可奶奶一辈子总是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，热情似火地待人，乐观积极地生活。奶奶就是用这样一双小脚，忍着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痛苦，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奶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，可是奶奶积极乐观、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，与人为善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处事方式，勤劳俭朴、勤俭持家的生活作风在我们后辈中一代代传承着。